

郭小東

南方的憂郁

廣東旅遊出版社



南 方 的 忧 郁

郭小东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少娟

南方的忧郁

郭小东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农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25印张 16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册

书号：ISBN 7—80521—171—X/I·72

定价：3.20元

雨天的期待（自序）

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并非想得到什么，而在于期待什么！为什么期待和怎样地期待着，最终导致没有结局的期待又将对我们产生怎样的命运？

——那时，我还没有真正理解并于人的生存状态中感知宿命的意义。在黎母山的时候，无边际的大森林，静谧得近乎停顿，神秘得超越了原始。无法觉察也无法清算的历史，淹没在悠长的林啸里。我数着老树上那腐朽了又再生的疙瘩，想着生命的轮回和它的发生究竟是怎么回事？青苔厚厚地覆盖着深涧的巨石，这不死的精灵透视着流泉的古老和固执。这个大森林没有开始也难料结束的过程，使我顿生一种对远古的崇拜和对现实的迷惘，陷入焦灼同时又极端平和的状态中。对立的情绪交合升腾着的是瞬间的悟觉：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自然，人、生命、水以及那日日常新又日日故我的太阳、河流、荒漠……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战争的血泊中死去，在空濛的冥冥中老去，在忧郁与痛苦的人生轮转中求生存求发展，冥想着，挣扎向彼岸的乐土。而谁又真正实现了对自我的拯救和对世界的拯救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着对世界的期待。当我隐隐约约地知道这一点时，我在黎母山的大森林中已经度过了将近二千个夜晚了。那是一种极端的修炼，从精神到肉身，大自然的声息和它悠长的历史，无论从哪一角度都给我以后的生活输进了莫

名的、难以言喻的精血。神祇一般的圣洁与尊严的大森林，锻造了我对现代语言和人生感受的双重认识：主动的期待本身包含着积极的又非浪漫的实践精神；来源于人生体验和感悟的文学语言是为文学的至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这两者化为文学的人格。

森林也是原始的，没有霓虹的光色，它清冽而且不规则。空濛的雨雾使我不自觉地进入文学的氛围。我并非从文学作品中走向文学的圣殿，更确切地说，童年和少年时期从文学名著中得来的经验和对人生的认识毕竟是肤浅的，所以丘吉尔说人太年轻时不宜读文学名著。我以为是正确的说法。正如没有阅历无法读懂鲁迅的书——那是人生的血泪和愤怒凝结成的不能单纯叫作文学的文学作品——我是从黎母山的大森林，从荒原的滂沱大雨和林中空濛的小雨中，从伙伴们九死一生的运命中，缓缓走向文学的。雨季是文学的季节。周作人的散文集子叫《雨天的书》。大凡觉悟到人生的真正的意绪，又带着这种意绪走进文学的作家，雨是他们文学的潜在情调和启蒙老师。雨既是地气的蒸腾，又是天空的血脉。尤其是那声色，那潜伏着的万千流变。我常常从那渐渐的雨和暴怒的雨看山看水看树，看雨中的老牛和雨中农人，看雨中我的自己的精灵在漂流。我常常于雷暴的大雨天在黎母山的林中小道上踽踽独行，那是一种缺少浪漫但却灵魂出窍的文学洗礼。自然，更多地是在雨与泥泞的山道上驮木，纤绳深深地陷进赤裸的肩胛里，流着血，雨舔着血流向心胸。雨一次又一次地把残酷的浪漫注入我的血管。

在这种人生基础上，我渐知了文学同时开始感觉到文学的根底是人生的艰难。即使是再优美的美文，没有那些体验的汗渍和血污在流动，文学能是圣洁的么？童年的文学梦被彻

底打碎之后，就意味着一个坚实的文学目标诞生了。我开始写作诗和散文。我奇怪于我已经能够用一种不自觉的文体和语言来表达我很清晰的意绪——尽管表达却是难以清晰严格说也是不需要清晰的——我想用一种带有生命意识同时并非十分确定的语言和文学格局来建构我的散文、小说世界。尽管这仅仅是一种目标，而且在开始尝试时是失之于幼稚的。因为一切的努力在当初未被后来认可时，都带有盲目的色彩。我努力把生活的状态化为我感觉中的形态，我努力回避纯粹的“再现”而寻找一种感语但是形象的方式，这是很困难但又是极为有风味的寻找。我不敢说我已经全部的寻找到它了，可是我敢说我已经知道了它的芳踪。在那片芳草地留下我的脚踪了。

许多散文大家其实并没有明确而且极认真地告诉我们怎样写散文，倒是教科书里在喋喋不休地告知学生们散文和小说是怎样做出来的。我从很小就有对这种现象的叛逆态度。直至自己当了大学教授，这种叛逆就愈其深重，且迅速转变为一种对现状的忧伤和无可奈何了。

连文学是什么都成为一个问题的时代，我们的教科书依旧如《圣经》一般不可侵犯地神示着少不更事的少年们。告知他们该如何作文章。

我是只知无约束无规范的去作文，于是便写成些不知是什么体裁的文章来（体裁也是人规范出来的），散文和小说于我在文章学概念上是模糊的。我只知我急于表达的是表达的过程，而其结果是水到渠成并不重要的。要发扬的是个性的文学风格和独特的文学形式过程，而非既定的文学格式的框定。这是一种文学的自由，它并非来自于外部，而应该是作家个体的世界现和命运感知使然。

这种认识真正贯彻到一以贯之的文学创作中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它毕竟已经贯彻了。我想，这就是我这本集子所作的尝试之一。

这本集子收入我十年来的散文作品的一部分。这些作品，每一篇的产生几乎都有一种称作情绪支配的背景。正因为散文于我是偶尔为之的东西，它们的到来便不是一种刻意追求的产物。早期的散文大部分是描状黎母山的，记事状物写人有一种少年的憧憬与天真的理想主义，比如《凤尾草》、

《多梦时节》等等。那里面是一个小知青的触觉和对人生的梦幻。关于黎母山的散文有一部分是最近才写的，其情状就截然不同。如《最后的凭吊》、《黎母山的故事》等等，有些残忍的回思，有些调侃的揶揄，自然也显得老累一些。我无法不使自己的文学视角常常巡视回黎母山，回海南岛去。既然已经把童贞和青春，很早很早就交付与海南岛，交付与黎母山了，那么，无论我人生之舟流浪到哪里，海南岛都是我此生永远眷恋的地方。我为它流泪同时就为它忧郁和讴歌。

我的故乡是一个很悍野也很秀丽的地方，我虽然不是出生在这个我称为故乡的达濠岛，但是，我曾经把整个童年的记忆都沉落在那里。也是一个有雨的早晨，本家老叔用一付箩筐挑着周岁的我与三岁的哥哥，跟在我父母后面，从外地到达濠来。后来我父亲便于时代历史原因客死于达濠，安息在青林的山地上。对这片土地，我自然有着某种难以割舍、难以言说的情愫。每每拾起刻骨铭心而又已经遥远已经淡忘的记忆，写些故人故事故情，这是那组以各种题目但主题唯一的作品，如《在岛一边》、《一个人的句号》、《致我童年的峡谷》、《沙灶》等等。生活的艰辛或者多情，对于文学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馈赠。我珍视达濠于我的艰难和于我的

多情，即使已经遥远，那里依然是梦之谷，依然是我寻找青石板以走向天堂之路的人生起点。濠江在淌水，江边有沙灶，海上有我童年曾经迷失的风帆。我记着福里村渔民儿女和咸草滩的友谊，我将用更多的笔墨，也许在我很老很老的时候，再来描状更其深刻的童年瞬间，去重呼我站在海边的呼喊！

世纪末不仅仅是一种时间概念，更是下一个世纪的踏脚石和备忘录。去年海南建省，我与众多的作家朋友一起拥上那片土地，企图落草又终因种种原因望洋兴叹。但是那里依然是一个作家们做梦的地方。我们在那儿，夹杂在十余万求职者之中，感受新世纪的海南风。本集子中几篇关于此情状的长文，便是当时的纪实。《海南岛：世纪末作家们》，记述作家们于世纪末的海南岛上的种种灵魂研磨。因为写的是朋友，便无所掩饰。其余几篇，是描状那十余万大军过海狂潮的花絮的。我欣喜又不无忧虑地在作品中参与了我的感情。

我不知道我这本集子对于读者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只是想作为一个评论家，对我自己的作品，也取一种面对客体的态度来一番评说。我毫不犹豫地强调我的真诚以及我创作心境的双重性，其目的仅仅是想煽动读者对其不真诚的哪怕是虚饰的地方，作严厉的批评。我将在这批评里更清楚地看到作为另一个我的散文作者的种种。这也是我认识世界的又一方式。

此外，我衷心地感谢我的朋友赵志彬先生、李亚平兄于出版业正于危难不景气之中，乐于推荐出版我这本集子，并精心为之编辑。我将记住这种友谊。

作 者

1989年7月2日深夜·广州

目 录

雨天的期待 (自序)	(1)
1. 致我童年的峡谷	(1)
2. 祭孤	(5)
3. 一个人的句号	(30)
4. 在岛一边	(35)
5. 寻找青石板	(40)
6. 西海无帆船	(44)
7. 三桅船·荆棘鸟	(49)
8. 落日时, 我们再度旋宫	(54)
9. 半岛无河	(59)
10. 民生的奠基	(64)
11. 沙 灶	(69)
12. 贝 叶	(72)
13. 渴望雨季	(78)
14. 讲女孩子故事的男人	(83)
15. 这里有一片椰林	(86)
16. 没有显赫的辉煌	(90)

17. 访作家秦牧..... (94)
18. 故人身后话：沈吟走后的沉吟..... (98)
19. 南方之南：走向阳光地带..... (102)
20. 海南岛：世纪末作家们..... (110)
21. 黎母山的故事..... (144)
22. 最后的凭吊..... (148)
23. 漂来的船形屋..... (153)
24. 多梦时节..... (173)
25. 凤尾草..... (189)
26. 盐树啊盐树..... (207)

请把你的忧郁给我（代跋）陈冠(217)

致我童年的峡谷

那天一定有雨。

风很淡，峡谷里空濛得静谧。秋实已经落尽了，野莓子的鲜红变作乌黑，散在刺丛中。唯有去冬的老草，永远茂盛地蔓延着，仿佛它从未衰落过。它是知道冬天来临的。

我想知道峡谷中老草们的岁数，也许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谜。它们太古老，因而年青。它们的年青是靠生命本身永无休止地连续，所以古老。

峡谷的雨渐稠，把斜照的阳光洗得很淡，一棵老草攀在风化石上，把那斑驳的石绞得呻吟。依着它的根须，那石才在风中不致粉身碎骨。它们原来是互相依傍着走过许多世纪的。

在零乱的跳跃的记忆中，我走过峡谷的每一条折皱。在每一丛老草面前，我都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惆怅，仿佛进入什么境界，只有泰戈尔与惠特曼才知道的那种境界，他们是明确的，我却混沌。我无法进入泰斗们伟大的状态。

我记不得我为什么，在什么时候走进这条峡谷？无目的地漫游居然引导到这条千真万确的峡谷中来。这是童年的峡谷。那时很小很野很调皮，偷摘学校厨工种的葡萄然后一路无目的狂奔。在峡谷的岩石上，含着那碧玉似的绿葡萄，看

谁吐得最远。那葡萄其实小如珍珠，离成熟尚远，酸得我们龇牙咧嘴。许多年后，峡谷里居然蔓生起许多葡萄来，我惊讶得回忆起童年岁月中那偷葡萄的壮举，它居然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也许，那是我的另外一些童年朋友在葡萄成熟的季节所为。那峡谷写满了我们那一代人童年的足迹与梦想。

又是许多年，风依然很淡，峡谷空濛而且神秘。我见峡谷已成一条名符其实的葡萄沟。自然是秋天，而且是暮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老是与暮秋结缘。《橄榄树》、《在雨中》都是一种秋绪——暮秋令人珍惜生命，真正看到生命的挣扎和涅槃的困苦。南方暮秋的葡萄沟是可能的么？

我怀疑这是我去年在新疆吐鲁番留下的印象幻觉？不，这是不可能的。经霜的老叶上有海的气息。峡谷那端是海，我听见海涛在那儿狂吻着礁石，发出醉人的咿咿声。还有老草，缠着葡萄的枝茎。至少老草是真实的。海是真实的。

可是葡萄不会假。峡谷里确实蔓生着许许多多的葡萄。我把这事告诉朋友，他们竟无兴趣，都笑我无事生非。达濠这地方，穷山富水，葡萄是罕物，娇贵，野地里哪来的葡萄？我想想也是。那绿色的希望和憧憬一下子全破灭了。那峡谷变得干裂而且颓败。

不过，那天一定有雨，这是千真万确的。

他们说这地方有一处叫梦之谷，梦之谷有许多浪漫而凄凉的故事，萧乾的长篇小说就题为《梦之谷》。我的一位老师也写过梦之谷的文章。而我那条童年的峡谷呢？干裂、寒冷，缺少色彩、阳光和风，永远有雨却没有人写过的峡谷呢？

它到哪儿去了？

我知道在达濠这地方那座座大山里，有无数条赭红色的

寸草不生的峡谷。夏天酷热，冬天寒冷，没有牛和羊。可我还知道有一条童年的峡谷是绿色的，有绿色的葡萄蔓生着。而且那蔓生的葡萄还是我们偷来的种子，不成熟的种子的后代。是一群遥远年代的野孩子使这峡谷有了生命。他们长大了，他们不再想起那条可怜的峡谷。可是有一个人，有一个不再是孩子的人，没有忘记这条峡谷。他在干涸的峡谷河床上，在累累的乱石中看到了绿色的葡萄……因为他记得，那天有雨。

是有雨！唯有那雨，铭刻在他的意念里。什么都可以没有，可以消逝；唯有那雨是不能忘却的。

雨钟情地淋在他脸上，暖暖的。峡谷里走过来打草的女孩子。峡谷无人。她把草蓆子和背篓甩在草丛里。草边有一眼天然的清潭，浅浅的，潭沿长着茂盛的飞龙草，她慢悠悠地脱了衣服，走入潭中。

雨弹着老草的叶片，发出象弦与风结合后的声音。他象读《格林童话》一样。读着这空谷中最优美的一页。他太小，甚至比她还小，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美的形体和生命状况的遐思与钟情。他只感觉到她的存在使这峡谷充满了无上的绿意。他甚至没有弄清那优美的形体究竟美在什么地方。但是他从此知道了，人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尽管这使他在后来的许多人生变故中吃了许多苦头。可是，那打草的女孩子和那峡谷使他记住了，那天一定有雨。雨弹着老草的叶片，叶片拂着那令人钟情的陌生的女孩子。她在哪儿？

他是当真误入那梦之谷了！

——因为没有峡谷，没有葡萄，没有打草的女孩子，没有了童年的我。

即使一切都没有了，我也依然相信，那峡谷曾经存在

过。海涛吻过它，老草绞缠过它，雨钟情地沐浴过它。

沿着它，我走向大海。海边有一座悬崖。

悬崖下有人在撒网。

掏海贝的人赤身露体，在大海怀抱中他们尽情地袒露生命的本相。

还有一群孩子，开放年代年青父母们的独生子，娇贵但是蛮野。嗒声嗒气里有许多任性。

他们在追逐海涛，追逐那曾经狂吻过我童年那条峡谷的海涛。我因此欣慰。

我很想告诉这些孩子、掏贝人、撒网的，告诉他们，郁结在我心中的那条峡谷，请他们相信那葡萄，那老草，那打草的女孩，一切都是真的，都生生地存在过。告诉他们那天有雨。

可是，会有听众吗？我不知道。

还是走回去，寻那条峡谷。我相信在达濠座座大山里无数条寸草不毛的峡谷中，一定会有一条长满葡萄的峡谷。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一定有雨。

1988年8月25日广州

祭 孤

他已经很老了，假如他还活着。

他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偏远的古镇？从哪里来？最后又回到哪里去？连同他确凿的身世，古镇上的人们谁也说不清楚。

唯有一点人们是清楚的，那就是自从这个古镇家家户户原本烧柴草的大灶，逐渐被烧小煤球的土炉子取代时，有一天，某个主妇发现土炉的“炉窗”坏了，想找个“补炉窗”的，她那用刨花和椰油擦得锃亮的小发髻在门楼里那么往外一探，嘿！说不定那一声悠长的唱戏文似的拖腔：“补炉窗哎……”就飘了过来，中气很足而又略带颤抖的沙哑，另有一种说不尽的情韵。于是，长长的深巷尽头，也许他就挑了那付一头沉的担子走过来，担子一头穿着只小小的木凳子，另一头沉甸甸地压着个大箩筐，筐里是一盆调得粘稠的海泥和几只烧得红红的炉窗，尤其显眼的是挑子上还挂着把二胡。他步调轻盈，行走得耸耸动动，把油亮的小竹扁担悠得吱吱叫，古镇从此便多了一份职业，一个手艺人，也多了一个称谓“补炉窗的”。

正如小煤球终将代替烟熏火燎的柴草，炉窗子坏了总得有人补一样，“补炉窗的”的出现是天经地义的，谁也没有

想到古镇上怎么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人。

他的名字仿佛从来就叫“补炉窗的”。他似乎也十分乐意人们这样叫他，虽然那时他还十分年轻。

古镇上的风气很淳，人们遵守着古训过日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象悠长的流水，了无声息地流动着。大白天人们按部就班地活动。卖凉茶的，每天清晨，几乎分秒不差地在挡口上升起了茶炊。卖肉的，每天照例拖出二大片盖着红印的猪肉，几乎天天是一样的斤两。全镇唯一的餐厅兼酒馆“濠江餐室”，每天早晨，门口照例坐着一个赤膊的大汉，把个松软而肥厚的大肚脯搁在案板边沿上，双手紧捏成两只硕大无朋的拳头，轮番向案板上——团弹性很好的鱼肉捶打，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肉的哀鸣。在上学的路上，我常常要在此地停下来，目瞪口呆地傻看这幅悲壮的图画，惊叹那两只在天长日久的捶打中已变得如铁如钢的拳头。心里却一阵一阵的发怵：他千万别是我仇敌的父亲，要不在打架时互骂父名，喊出他的名字来……巷口大榕树下的讲古台，讲古先生也必定是正点到来，正襟危坐在一只自带的帆布折椅上，有模有样地抽足一壶水烟，然后，环顾无数已经翘首以待的老人媳妇孩子们，在人们还未省过神来时，突然风驰电掣地猛拍一下木尺，把人们惊得一片寂静，这才娓娓开讲。照例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三国演义》或者《薛仁贵征东》，偶尔也来一段《小二黑结婚》或者《罗汉钱》，循环往复，月月如是。榕树下照例是那一些虔诚的听众，照例是开始时静听片刻，之后便媳妇们嗑瓜子搬弄是非，老人们神吹海聊，孩子们下起“闹缸棋”：四个石子在地上画出的田字格中拼杀一番，看谁先走投无路，只好自觉掉进标示为“闹缸”的那一格子里去“淹死”。尽管榕树下人声沸沸扬

扬，讲古先生却依然如故，一本正经，全然不受听众情绪的干扰，自个儿沉醉在他的世界里。仿佛他天天准时到这讲古台上，原本就是为了讲给自己心灵中的另一个他听的。说来也怪，倘若有哪一天，讲古先生因为脑热心疼不来，讲古台上空荡荡的，台下那些老人媳妇孩子便不自在，便三言两语，吱吱喳喳地议论起来，仿佛丢了魂魄。便有好事者寻上门去，蹁回来告知诸位：讲古先生正请游方郎中，卧着拔火罐，碰巧郎中是个女的，便又有一番神秘的窃语。明日讲古先生那口承受听众随意馈赠的铝盆里，便定然会比往日少丢几个硬币。有时却也定然会意外的多了一、二张贰元或者五元的纸币。在男女问题上，人们的心理太难揣测，出人很大。

每到中午，当讲古先生已讲得昏昏然。铝盆里的硬币也足以够他去酒馆里消磨一个下午时，他便悄然离去。听众也绝无挽留与不悦的道理。此时，已经被我们淡忘多时的“补炉窗的”挑子和那著名的二胡便准时地搁在一个固定的角落。象一片天外飘来的落叶，了无声息地降临。

古镇的人们没有午睡的习惯，榕树下那些固定的听众，也已陆续你来我去地用完了午餐，榕树下依然是一派热闹。

“吱呀，呀呀吱，”马尾在松香上那么轻柔一滑，发出了一声幽默非凡的前奏曲，随后是有几分沙哑，几分沉郁，几分诙谐混合而成的说不出什么味儿的唱段，人们照例是陡然一怔，又复自然地倾听。原来是“补炉窗的”在自拉自唱那首著名的潮州民谣。

雨落落，
阿公去闹薄；
闹到一尾鱼，